

送行者之歌－孝女白琴辛酸淚

楔子

「孝女」以「哭」作為緬懷親人的表演，是民間葬禮的習俗，也被視為現今喪葬文化的變異。許多人質疑孝女的眼淚是否真實，認為她的存在相當荒謬，更將她哀戚悲苦的嚎啕大哭當作民俗中「傷風敗俗」的現象，孰不知世界各國都有類似的哭喪及代(傭)哭文化，「孝女」其實是中國數千年來喪葬文化的禮儀傳統。

古代，基於禮的需要，下位者(晚輩)必須為往逝的長者號哭，又恐喪主哀傷過度而致傷身，影響後續喪禮儀式的進行，故體貼的允許喪主尋找代哭者，讓「代哭」有了合情合理的解釋。如《周禮·天官·冢宰》所記載的，「九嬪」，乃大喪(天子喪禮)時的「哭官」，是引領眾人哭泣的祭儀中的靈魂人物；「世婦」與「女御」代替天子往弔卿大夫之喪，免去天子(上位者)親自弔唁卿大夫(下位者)的狀況，她們可算是中國哭喪文化中最早的「代哭者」。此後，《周禮·夏官·挈壺氏》、《禮記·喪大記》、《儀禮·士喪禮》等古籍，以及東漢鄭玄、唐賈公彥、清胡培翬等儒者的注疏中，皆有「代哭」的相關記載和見解，可見「孝女」習俗其來有致。

白瓊？白琴？ 傻傻分不清楚

民國60年，黃俊雄布袋戲『雲州大儒俠』紅遍全臺灣，戲文第三部「雲州四傑傳」裡的史艷文化身成為逃名客。而藏鏡人之妹－孝女「白瓊」首次現身江湖，當她揮擊手中的哭喪棒便轟雷震響，瞬間把邪魔妖道嚇得魂飛魄散，非死即傷。但武功高強的孝女白瓊卻身穿素縞白衣，肩負骨灰甕，一手持哭喪棒，另一手持白幡，上書「接引西方」斗大四字。原來她歷經萬難只為了將母親的骨灰葬於傳說中的武林聖地－靈山金佛塔。遭逢喪母之慟的她，口中總是唱著哀怨的歌曲：

噢！媽媽。妳敢真正彼無情，媽媽喔！讓我找無妳。
噢！媽媽。到底為著啥代誌，那會放捨子兒做妳去？
噢！媽媽。怎麼放阮做妳去？媽媽喔！我也真愛妳。
噢！媽媽。妳得可憐著子兒，每天為了妳來流珠淚。
噢！媽媽。開聲叫妳也沒應。媽媽喔！有時就夢妳。
噢！媽媽。趕快回來我身邊，妳甘忍心放我做孤兒？

孝女白瓊引人悲悽的出場歌曲，讓年長者不由得鼻酸，讓年幼者爭相模仿，而她孝順哀戚的形象，更挾著『雲州大儒俠』的高收視率深植人心。

七〇年代，正是臺灣經濟起飛，社會變遷及農村人口外移劇烈的時代。人口逐漸集中到各大都會區，人與人之間的關係也漸趨複雜，慢慢的，親人間的感情淡薄，加上外來文化的衝擊，社會制度、自然環境的改變，年輕人對舊傳統感到陌生，甚至連受過舊禮俗洗禮的老一輩人也感到迷惘。傳統以眾多親屬集結舉辦

婚喪喜慶的禮俗，被職業化、專業化給取代，尤其是殯葬業，在這段時期裡，職業陣頭如雨後春筍般的冒了出來，如此的機緣和巧合下，「孝女白瓊」為哭喪文化傳統與歷史注入新的元素。

由於台語的「瓊」與「琴」音近，而「琴」字是民間常用的名字，較平易近人也為人所理解，因此一般民眾便將「白瓊」誤當「白琴」，也正好區分了偶戲中「白瓊」與喪事中「白琴」的不同，「孝女白琴」因而成為臺灣哭喪文化的代名詞。

我毋是阿琴 我是阿玲

「建宏鮮花禮儀社」的老闆－吳朝陽，是我父親的熟識，得知我有意了解「孝女白琴」這個代哭職業，非常熱心的幫我牽線。只是，阿伯大刺刺的個性，留下了對方的聯絡電話，卻忘了告訴我對方的姓名，就姑且稱她為「白琴姐」。

「白琴姐」的手機號碼從過年前就存在我的手機裡，與她通過幾次電話，卻因為年前是殯葬業的大月，無法撥空與我碰面，就連講電話也都是草草結束，所以這個採訪只得一直延宕，直到年後我才有機會一睹「白琴姐」的廬山真面目。



「白琴姐」，林佩玲小姐

初次見面，「白琴姐」四十出頭的年紀，在這行業裡略顯年輕，與我原先想像的有些出入。她臉上不時帶著笑容，個性相當爽朗，就算是第一次見面也毫不害羞，反而非常的熱情，正是如此更難讓人聯想她嚎啕大哭傷心難過時的模樣。

「恁怎會攏叫我『白琴』？」白琴姐疑惑的說，卻又緊接著道：「有一次，在臺北有場喪事要辦，我就跟著葬儀社的電子琴車上臺北。啷到位，一落車，喪家的人就拉著我說：『恁是白琴嗎？恁哪會毋是坐小貨車來的？』我聽甲霧煞煞就跟伊講，『歹勢，我毋是阿琴，我是阿玲』。」

聽完這段話，我不禁莞爾一笑，她說的沒錯，她是「孝女阿玲」，不是「孝女白琴」。

並非歷史學家的她，或許對哭喪文化的歷史不甚了解，但擁有對臺灣「孝女」文化的真實記憶。「『五子哭墓』現在幾乎都無啊！因為阮孝女表演的人數少，當然也卡俗，大家攏要請阮。」她的臉上顯露出一絲驕傲。

五子哭墓的衰落，讓臺灣出現了純粹以「孝女」為號召的職業陣頭。只是，布袋戲白瓊手上的哭喪棒，在現代白琴的手上變成了麥克風；小貨車則取代了輕功，變成臺灣北部孝女團的代步工具。

很多人以為只要會哭就可以當孝女，其實不然。在喪禮這種莊重嚴肅的場合裡，演出的橋段要能夠維持大家的悲傷至少半個小時，還要會爬、會跪、擗棺等技巧，身段越軟越好；而扮孝女也有一定的禮俗跟規則，這些都是馬虎不得的。

農曆正月十八 宜祭祀

窗外的景物飛快的流逝，我乘著朝陽阿伯的車前往位在南投內轆的喪家。或許是回憶起喪禮肅穆哀戚的場面，讓我無法像平常與人相處時的輕鬆自然，反而顯得有些緊張。開車的阿伯似乎察覺到我的不自在，主動跟我寒暄，「今天是加場的哭路頭，等下去到位，免緊張，毋是什麼大代誌，嘸禁嘸忌啊！」阿伯微笑著對我說。

我對他笑了笑，輕輕的點了點頭。不久，我們就抵達目的地了。

正午，除了站在靈堂前吃飯的亡者家屬，映入眼簾的竟是上百個裝著白飯跟食物的紅籃子，我驚訝的望著這些紅籃子。

「這乎作『飯擔』，普渡的時陣卡常看到。若是喪事，庄腳所在比較常見，攏是茨邊頭尾送的，而且兩個一擔算一歲，這一定有154個以上，因為過身的老太太今年77歲。」阿伯稀鬆平常的說。



擺放在靈堂旁的上百個飯擔

原以為這些「飯擔」是子孫們專程準備要用來祭拜老太太的，沒想到用途竟跟普渡一樣是用來祭拜「好兄弟」。大家希望餵飽「好兄弟」可以讓喪事順利進行，附近的鄰居出入平安，更重要的是希望牠們能夠好好照顧剛往身的老太太。

已在電子琴花車旁等候演出的阿玲姐，看見「引頭」的朝陽阿伯出現，便趨上前打了招呼，兩個人便神色自若卻又不失嚴謹的交談著。

「太陽兄，我已經去捻香，也問過喪家平常時攏按怎叫老太太。不過有點麻煩，五個女兒卡大漢攏叫『娘孃』，細漢的兩個攏叫『媽』，她們希望兩種攏要哭到，我等下會照他們的意思，兩種叫法交換哭，不過我攏愛想一下。」提早抵達的阿玲姐按照慣例，和喪家接洽並向亡者上香祈求演出順利了。

「嘸要緊，妳慢慢想還沒要開始，不過要先甲妳講一下，等下哭路頭要從『飯擔尾』哭入廳內擗棺，不通爬太緊要乎查某子跟得到，知影嗎？」阿伯將路線告訴阿玲姐，還不忘提醒她要注意速度。

阿玲姐點點頭表示知道後，嘴裡碎碎念的似乎在試念表演的台詞，默默的又走回電子琴花車旁，將事前準備的曲調給拿出來，依照祭詞的需求選擇適合的曲調。而這些曲調除了最初歌仔戲的哭調外，還有依照大眾喜好度改編的電視調、哭調的變調版，甚至連現代流行歌改編的曲調也有。

十分鐘後，電子琴花車的吳大哥開始牽起電線，搬著移動式的擴音喇叭走到靈堂前，為待會的儀式做準備。

阿玲姐接收到即將開演的訊息，便自動的爬上電子琴花車，將從自己手提包內的那捲電視調錄音帶，放入車體內設置的音響後，便帶著潔白的素服、銀灰色的腰帶，以及縫著紅黃布塊的全新蓋頭，回到電子琴間內換裝。



電子琴花車與阿玲姐

她熟練的穿上素服，仔細地將硬挺的蓋頭用銀灰色腰帶固定在自己背後，讓衣服不會過於寬鬆，避免披在身后的蓋頭在行進過程中影響了跪爬的前進動作，最後戴上白手套，一切準備就緒後，便神情莊重嚴肅的步出這狹小的房間。

聲聲喚母喚不回

時間一到，喇叭的那頭，傳來了陣陣哀傷的曲調，為這次的喪禮，染上了一層濃濃的悲淒色彩，阿玲姐領著何老太太的五位女兒，雙膝長跪，雙手撫地。

「大家午安，大家好，今逢百年，農曆正月十八日，曾母何老太太明日就要公祭，接受咱的祝福前往西方極樂世界。恁的後生和孝順的查某子，為著要表達他們的孝心，聘請我阿玲來做孝眷，希望恁能保庇子孫平安順遂，……。在這的茨邊頭尾，若麥克風的聲音卡大聲，也請恁多多包涵見諒，在這小妹我跟喪家全體先對恁致上十二萬分的謝意，祝大家平安如意，年年賺大錢。」阿玲姐的一段引白，莊嚴卻不失親切，為這次的「哭路頭」儀式，揭開了序幕。

空氣瞬間凝結，午後的豔陽竟也悄悄的收起鋒芒，原本稍嫌炎熱的天氣漸漸轉涼，涼風輕輕撫面，像是在弔唁所有傷心的人。



阿玲姐帶領孝女們「哭路頭」

「今天……你就要離開我們，拋下我們這些無依的查某囡……」阿玲姐語帶哽咽，聲音漸漸由清脆宏亮轉為沙啞低沉，場內的情緒隨之波動。

「媽！我要找媽媽！我要找娘孃！」阿玲姐涕泗滂沱、撫地痛哭，在場所有人的眼淚也跟著阿玲姐奪眶而出，想到昔日母親的辛苦拉拔、想到阿嬤過去的溫柔疼惜，觀禮的親屬們，個個悲不可抑，一想到那再也見不到面、永遠無法團聚的遺憾，胸口有如千刀萬剮、數萬噸重石壓心、無法呼吸。

阿玲姐連跪帶爬，後頭的五位孝女更是泣不成聲，一段「哭調仔」，更是令在場所有人的情緒降到了最低點。

想起阿玲姐曾告訴過我，做「孝女」最重要的態度是要將心比心，面對他人的喪親之痛，自己也要感同身受，不能抱持著賺錢的心態做事，今天看到阿玲姐這般的敬業和投入，我總算是瞭解到了。

阿玲姐一路從飯擔哭到靈堂，她俯趴在靈前不斷的喊著：「媽，我回來了！」身後的孝女跟著阿玲姐用力的哭喊，希望可以再次聽到母親慈祥的回應，但那卻成了遙不可及的夢想。

一旁的司儀點燃線香，接過線香的阿玲姐雙手微微顫抖，她握緊線香大聲傾訴晚輩們對母親的想念，寄望那裊裊的白煙可以帶著他們的思念跟祝福上達天聽；敬燒酒，要身處西方淨土的母親別再為他們掛心。



向亡者「敬燒酒」

「我想欲回來孝順妳，娘孀！」蓋頭掩去了孝女們哭紅的雙眼，他們低泣著隨著阿玲姐爬進了安放母親大體的廳堂。眾人的視線被門前的黃色布簾遮去，透過被風吹開的縫隙彷彿看見她們撫棺痛哭，又因悲傷過度癱跪在地上，久久不能自己。此起彼落的哭聲，讓門外甫拭去眼淚的人們不禁再次鼻酸。

傾訴完不捨與感謝後，阿玲姐依靠著牆壁徐徐的站起身，她攙扶起涕淚縱橫的孝女們，要彼此手牽著手繞著棺材，好好的再見母親一面，將母親安詳的面容刻畫在心底，記憶母親這一生帶給她們的美好。



孝女與孝眷對母親最後的道別

步出廳堂的孝女們跟隨阿玲姐站在母親靈前，向摯愛的母親做最後的告別，她們哭紅了臉，雙手不斷拭淚，再次感謝母親對她們無怨的付出。祭儀到這邊也算是告個段落了。

阿玲姐掀起蓋頭，用衣袖拭去眼角的淚，在家屬們的情緒舒緩穩定之後，便向大家致意道別。但道別後的阿玲姐卻沒有馬上離開，反而獨自一人坐在琴間裡，不知是受到喪禮氣氛的感染，還是想起自己的坎坷和委屈，平時爽朗樂觀的阿玲姐，看起來十分哀傷。

嫁雞隨雞飛 嫁電子琴車男當孝女

十六歲，正是少女含苞待放的年紀，阿玲姐某天閒來無事，在好友的慫恿下，便偷偷瞞著父母跑去看歌仔戲。

天氣一如往常，水藍色的天空飄著一絲絲棉絮，像揮舞衣袖的白衣少女，與戲臺上的彩衣小旦相映成趣，令人目眩神迷。

似乎是命運的安排吧，散場後，歌仔戲世家的小兒子正在後台幫忙，情竇初開的阿玲姐初次見到他的身影，不知怎麼竟一見鍾情，只是，之後再去歌仔戲棚，就找不到那個帥氣的男孩了，失望落寞的阿玲姐，無意間跟好友聊起這還沒開始就夭折的戀愛，沒想到事情竟有了意外的發展。

原來，男孩的妹妹與好友熟識，好友便假藉找朋友玩的名義，帶她直搗龍穴，殺到男孩的家中，如願見到了心目中的白馬王子，也成功讓白馬王子注意到她。

「男追女，隔座山；女追男，隔層紗。」兩人甜蜜的戀情正式展開。

十九歲那年，阿玲姐與修車的白馬王子有了愛情結晶，嫁進了歌仔戲世家。起初，她還是跟以前一樣在工廠工作，但是兩年後家裡的歌仔戲團「欠腳手」，不能免俗的總要回到家族裡學習歌仔戲。只是骨架較大的她怎麼扮小旦都不像，只好轉換跑道演小生。

跟著戲班子南北奔波，學了快一年終於上手，卻因為演戲機動性高，家務無人照料，又懷了第二胎，所以在老公的要求之下，取得公婆的同意，回歸家庭。

「以前有想過自己，會進入這個『孝女』行業嗎？」我問。

「哪有可能！應該無人會在我的志願寫『孝女白琴』吧！」阿玲姐有些不可思議的答道。

民國 70 幾年，臺灣的殯喪業又有了新的噱頭—電子琴花車的出現，喪事的職業陣頭表演更具聲光效果。

阿玲姐的丈夫看準電子琴花車帶動殯喪業的這波熱潮，他放棄了修車的工作，轉而投入殯葬業，買了一台全新的電子琴花車。身為家庭主婦的她沒有表示任何意見，默默的支持丈夫的決定。

第一次接洽生意的那個晚上，她的丈夫回到家卻反常的沒有逗弄孩子，也沒有吃晚餐，就安靜的回到二樓的房間。阿玲姐感到不太對勁，便跟著丈夫走上二樓，才到房門口便看見丈夫右手托腮，眉頭深鎖，似乎不太開心。

「今天不太順利喔！」她試探性的問著，但丈夫看起來卻更加憂鬱。

「無要緊，生意攞找就有了。」阿玲姐再道。

「伊攞講『噯目屎，噯人要請』。」丈夫失落的對她說。

二十四歲那年，阿玲姐爲了丈夫，爲了家庭，不顧娘家的反對，毅然決然加入「孝女」的行列，肚子裡正懷著第三胎。

吃苦當作吃補

書局裡並沒有販賣《孝女養成大全》或《如何讓你的女兒成爲孝女》之類的專書，所以要成爲一個好的「孝女」，需要前輩傳承跟經驗累積，最後還要學會自我創造。

「剛進入『孝女』這途，無人要教我，因爲教出來就是要跟自己搶生意的。」阿玲姐無奈的說。那時候的她，連孝女哭調仔上的歌詞都不會，只好跑到外縣市找願意傳授的孝女來教自己。

或許是機緣吧！豐原有個師公伯，他的老婆就是當地的老孝女，夫妻倆心腸很好竟然願意教她，要她拿出紙筆將台詞口白都抄一抄，甚至邀她一起去喪家哭，學習現場觀摩。

只是，還沒出師的阿玲姐因爲不知道怎麼哭，只好用力的擰著自己的大腿，讓自己痛到流淚，進而嚎啕大哭，讓自己完成開始的那幾場演出。

「有部電影叫《父後七日》，裡面有個孝女說『我是標準的哭無目屎』，妳呢？」我有些擔憂這個問題太過尖銳，問得有些心虛。

「有人說，『用錢請的，哭無感情』。嘸影，因爲我攏是哭真的。」阿玲姐認真回答的神情，讓我不由得不相信「她是哭真的」。

隨著演出的場次增加，阿玲姐的技巧也越來越純熟，慢慢的她跳脫了固定套用五、六款公版台詞的模式，走出自己跟其他同行不一樣的路，她依照喪家給予的資訊想出專屬喪者的祭詞，並且在演出前試念繞不繞口，會不會「咬舌」。運用「聯想」的方法，想像如果是自己遭逢逝去親人的苦痛，做到與悲者同悲，眼淚自然而然就會宣洩而出。而這種與悲者同悲的心態，除了讓身處在喪親之痛的人們感到欣慰外，更讓自己擁有莫名的「使命感」。

記憶中，她快要生了還穿著素衣喪服，爲他人哭喪，哭倒在靈堂前，反倒是喪家一邊拭淚，一邊說她很歹命；生完老三的第六天，爲了不延誤對方的時程，顧不得坐月子的忌諱，一樣爲替喪家蓋棺，每一個步驟都絲毫不馬虎。

兩年前不慎摔斷腿，進了醫院，骨頭上打了三大支鋼釘再縫合，可是三天後依舊忍痛哭路頭，原先要從 15 號的房子哭爬到 1 號。最後，喪家見她抱病上陣便打了 3 折，從 3 號開始爬。但腳部的疼痛讓原本只要 5 分鐘



蓋棺

就能爬完的路程，硬是爬了 30 分鐘，而靈前的嚎啕大哭真的都是「刻骨之痛」。

此外，先前跟她亦師亦友的老孝女，存夠錢買了棟房子，正要開始「好命」的時候，卻因為骨癌撒手人間，讓她感慨不已。

「孝女」的工作就是需要趴跪在地上或靈柩上死命的哭嚎，在換氣的過程中吸入過多的粉塵，以及長時間的爬跪幾乎是無法避免，而這些舉動對肺部及骨頭造成的傷害可以說是相當嚴重，但職業傷害所造成的健康隱憂，阿玲姐卻刻意忽略，不願意去正視。

親情 v.s 現實

阿玲姐的娘家在做麵包，她的父母從不贊成她當「孝女」。剛知道的那段時期，父母對她幾乎是見一次，罵一次；就算現在，這份職業已經做了快要二十年，他們還是無法完全接受。

有一次，阿玲姐跟著出殯的隊伍走在往墳場的路上，竟然被開車的父親看到。她父親立刻打了好幾通電話給她，但因為在忙她沒有接。她以為父親有急事，所以工作甫結束，便馬上回撥給父親，沒想到卻換來一陣臭罵，「佻當作佻的父母攏死啊！…」足足罵了十分鐘才掛上電話。

那段日子，她被罵得很苦，可是為了賺錢養家，又能怎麼辦？只好縮減回娘家的次數，省得自己被罵，還害父母親為她動怒傷身；現在，父母不像從前那麼誇張，但只要知道她在辦完喪事後回娘家，還是免不了一頓責罵，不過跟以前比起來現在幸福多了。

「曾經想過要讓小孩跟妳走同一條路嗎？」

「毋會想過。不過，我的基本觀念是生三個，一個捧斗，一個拿招魂幡，一個哭路頭。」阿玲姐開玩笑的對我說道，卻發現落寞從她眼角一閃而過。

小時候，孩子們就知道媽媽在當「孝女」，那時候也不排斥告訴同學，認為那是很正常的事情。

但隨著年齡的增長，逐漸懂事才知道「孝女」這個工作並不普遍。慢慢的，他們不喜歡提到媽媽的職業，認為出去會被笑，排斥「孝女」這個行業，甚至希望媽媽可以不要當「孝女」。

阿玲姐也知道臺灣社會傳統「上九流、下九流」的觀念，依然將葬儀社人員歸類在下九流裡，自己的職業讓家人出去總覺得抬不起頭。有段時間，她也想過乾脆收起來不要做，只是求神問卜的結果，卻是「這是妳養兒的根本，要收嗎？」，似乎在提醒她「做人不可忘本」。

所幸，孩子現在已經都成年，也知道她的犧牲跟辛苦是為了撐起這個家庭，不再鼓吹她換工作。但面對朋友，他們還是不太願意提起媽媽是「孝女白琴」這件事，抱持著不排斥，但也不支持的態度。

雖然，阿玲姐相信時間會讓父母跟子女們理解，「孝女」這職業並不特殊，跟一般行業一樣很努力的要活出自己的色彩，也是這個社會裡不可或缺的一個螺絲釘。但這些日子以來，她始終承受著親情的無形壓力。

這份不被家人支持的工作，卻意外成為她紓發壓力的另類管道，哭泣可以讓潛藏在自己內心的鬱悶，隨著眼淚一掃而盡，所以每次工作她都用心認真的哭，這樣在結束後就有如重獲新生般的自由愉快。

死亡·靈堂

每個靈堂裡都上演著不一樣的故事，不論男女老少、孝順的、不孝順的、人情冷暖，阿玲姐在這些年裡差不多都看透了。

奇怪的事情也遇了不少，大多是在喪禮結束後，身上常出現不明的瘀青，她說這有時候是喪者無心的惡作劇；偶爾時運較低的時候，哭完會頭暈一整天，只好用淨水洗淨，在稍微休息一下，大概就可以恢復正常了。

有些人說她都在自己嚇自己，說鬼神都是無稽之談，但她認為很多事情都要遇到才會了解，尤其是鬼神之事要懂得敬畏，要「寧可信其有，不可信其無」。

阿玲姐小時候，阿公過世了。

不懂事的她，一個人在靈堂裡看著躺在冰櫃裡的阿公，竟沒大沒小的對阿公碎碎念了起來，「恁卡早也嘸真惜我，我幹嘛要拜恁？」

沒想到，隔天上唇腫了個如紅豆般大小的包，不管擦什麼藥都沒有用，直到阿公蓋棺的那個午後，嘴上的包竟然默默的消腫了，好像什麼東西都沒長過似的。

這奇妙的巧合讓小時候的她，對鬼神之事有了初步的認識。

「剛進入『孝女』這個行業，不會有排斥感嗎？妳不會怕嗎？」我問。

「我的後頭茨就在臺中殯儀館隔壁，細漢嘸哉世事，看到喪家戴蓋頭仔趴在地上哭覺得很好玩，就跟茨邊的囡仔『扮公會仔』，大家攏拿小方巾戴在頭上演師公跟孝女。恁講，我會驚昧？」阿玲姐一派輕鬆的反問我。

最光怪陸離的事件，莫過於「迴光返照」這檔子事。

南投草屯有個老阿公已經斷氣過世後，才從醫院載回家放在廳堂。家屬請她過去洽談試哭，其他的子孫們在旁為老阿公燒「腳尾紙」。

老阿公突然站了起來，嚇壞了在場所有的人。孫子問阿公說：「阿公，恁要幹嘛？」阿公只是淡淡的回了句「放尿」，就自顧自的往廁所走去。尿完回來後，就躺回原來的位置很安穩的又去了。

還有一次，那是個炎熱的六月天，日頭火辣辣的照在柏油路上。她一如往常的為過世的老太太哭路頭，子孫也遵習古禮的跟著她跪爬嚎哭。

但是，越靠近擺放棺木的廳堂，就越覺得不對勁，甫哭入廳堂，手腳下竟然是一片濕滑，甚至還長了青苔，房子內陰森的恐怖。

有些緊張的她，順勢轉身要跟在身後的子孫用麥克風為長輩哭個幾句，卻發現後頭沒有任何一個人，原來子孫們早在跪進廳前就自動撤退了。

看著炙熱的陽光打在門外的水泥地上，她卻和死去的老太太待在這狹小冰冷的空間裡，感覺有些許弔詭，但她還是硬著頭皮跪拜撫棺，盡責的為喪者完成最後蓋棺的動作。

再次回到溫暖陽光的懷抱時，已是滿身泥濘跟青苔，這也才知道這房子是一間位在蔭地上的「蔭茨」。

而過世老太太自從丈夫死後，就獨自一人生活在這終年冰冷潮濕的地方，沒有人要接她離開，連死後子孫們顯露的孝心也只到這家門口。

但令她難以忘懷的是在她 30 歲的時候，葬儀社的老闆接了一個案件，亡者是 31 歲的年輕男性。



電子琴花車的電子琴間

剛開始，還覺得幫自己大一歲的人哭爸爸，有些不自在，也不知道哭不哭的出來。後來，去了靈堂看見五名孩子跪在靈前，年紀最大的那個大概只有國中，她忽然想到如果是自己的孩子遇到這種情形，就不禁悲從中來。

之後的演出更因為孩子們真摯不造作的童稚哭聲，讓她哭到忘了掌握應有的步調，原本半小時就該結束的演出，卻跟著孩子們哭了快一個小時。

結束後自己一個人還偷偷躲進花車的電子琴間裡哭了十分鐘才恢復情緒。

在這個代哭的職業中，阿玲姐看盡了人生百態，卻也發現人生苦短，很多事情不需要太計較，開心也是一天，難過也是一天，何不讓自己開開心心，也讓別人看看自己的笑臉呢？

孝女輓歌

「妳覺得『孝女』這職業還能撐多久？」我問。

「尚多攔兩年吧！我們中部已經無啥『孝女』，我後面已經無別人啊！我是尚少年的一個。」阿玲姐有些感慨的說。

因為「孝女」的生意逐年減少，沉重的經濟壓力壓得阿玲姐快要喘不過氣，逼得他們得做出決定，就在三年前的五月。那天彷彿回到十五年前，丈夫第一次接洽生意的那個夜晚。

阿玲姐的丈夫一樣在晚餐時間回家了，但神情卻令人意外的凝重，她感到有些疑惑，便拉著丈夫走進廚房。

「恁按怎？是發生什麼代誌？」阿玲姐緊張的問著丈夫。

「賣掉啊！」丈夫簡短的一句話，卻讓她聽得是一頭霧水。

丈夫知道她沒聽懂話中的含意，就又再說了一次，「賣掉啊！我甲電子琴打乎別人啊！」

聽到這句話的阿玲姐不發一語，只是錯愕的坐在身旁的椅子上，腦筋盡是一片空白。

回想起那時候，阿玲姐對丈夫沒找他商量似乎還有那麼一點不諒解，但現在她卻不得不佩服丈夫的先見之明。隨著時代的改變，傳統的喪葬禮俗逐漸式微，現代人只希望喪禮簡單而隆重，不希望過於鋪張，所以「哭喪」製造噪音問題、不符合時代潮流，反而成了孝女的原罪。

政府推動殯葬改革，民國 99 年成立了「喪葬禮儀改進小組」要將男女平權的觀念注入臺灣傳統的喪葬禮儀，首當其衝要改革的就是「孝女白琴」的「哭路頭」。阿玲姐知道以前「一人一琴車」的年代已經走入歷史，只是她不解，「孝女」難道不是臺灣民俗文化的一環，為何不能像迎神廟會那般受到重視？



阿玲姐著喪服的背影

至今，她仍不願意放棄這份幫助她穩固家庭、養兒育女的工作，或許幾年後，「孝女」這個夕陽產業會正式落幕，但只要這個社會還有需求，她仍然願意繼續當個稱職的「送行者」，向已故的亡者們，捻清香、敬燒酒，並獻上最真摯的一曲。